



诗话

诗情“腊八”

□ 路来森

腊八,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所以,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墨客赋诗作词,诵咏腊八节日。以其诗文,感发人的性情,承递传统的文化。

比较早的腊八诗,当属晋·裴秀的《大腊》。诗歌比较长,主要描述了古代腊祭时,祭祀百神,向神灵报告物阜民丰的年景,以及感谢百神保佑万事成功的场景。其中“充仞郊甸,鳞集京师。交错贸迁,纷葩相追。袪袂成幕,连衽成帷。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货如山。率土同欢,和气来臻”几句,更是把腊日“祭祀”和“会饮”的盛况刻画得淋漓尽致。古代,腊日要祭祀先祖和百神,又叫做“蜡”,局面盛大。《礼记·杂记下》说子贡看到蜡祭的人们“皆若狂”。郑玄曾解释蜡祭说,蜡祭是“索飧之祭”,民众会饮,“于是时民无不醉者如狂”。所谓“会饮”,就是集中在一起餐饮,其间,要敬酒神灵,进酒尊长,还要“修刺(明信片)贺君、师、耆老”。

腊八诗,写得最好的应是唐·杜甫的《腊日》,其诗曰:“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钗下九霄。”这首诗写于至德二年,此时杜甫在长安任左拾遗,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一段生活相对安定幸福的时光。诗歌写的是腊日的一次“朝会”,杜甫有幸参加,因此心情特别好。虽是腊日,但诗人却想到了“春光”,似乎草已萌,柳已绿,往年的腊日天气寒冷,今年的腊日则“冻全消”。实则,完全是诗人当时兴奋心情的宣写。诗人通过写“朝会”时的心情,从侧面写了“朝会”的热烈和欢畅。其实,从汉代起,每逢腊日,朝廷就举行朝会,延至唐朝,尤盛。朝会上有两项活动:一是“会饮”,二是“腊赐”,“会饮”即相聚饮酒;“腊赐”,则是君赏赐臣下牛羊、粳米等食品,以及头膏、口脂、面脂等洁化妆用品,红雪、紫雪、小散、大散等药物。大臣则要表示感谢。杜甫《腊日》中的“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钗下九霄”记录的就是皇帝的赏赐品,以及用来盛装的名贵器具。

喝腊八粥,是腊日的重要习俗,所以,古诗中写腊八粥的不少。传说腊八粥,源于释迦牟尼悟道成佛。但在中国,腊日普遍喝腊八粥,却是在北宋,此后历代沿之。宋·陆游《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其中的“佛粥”就是腊八粥。喝腊八粥,至清朝,为最盛。清·道光帝就写有一首《腊八粥》,诗曰:“一阳初夏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应时献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盈几馨香细细浮,堆盘果蔬纷纷聚。共尝佳品达沙门,沙门色相传莲炬。童稚饱腹庆升平,还向街头击腊鼓。”诗,极尽笔力,写了腊八粥的做法,及腊八“赐粥”,和皇家喝腊八粥时的盛况。据文献记载,清代雍和宫有四口煮粥的大锅,锅最大的直径为二米,深一米五,可容米数石。熬粥时,第一锅粥是奉佛的,第二锅粥是赐给太后和帝后家眷的,第三锅粥是赐给诸王和少主府的,第四锅粥是赐给喇嘛的。清·夏仁虎的《腊八》:“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就是写的这一盛况。

书评

幽丽唯美的东方情调

——读谷崎润一郎《异国绮谈》

□ 邓勤

日本近代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是唯美派文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刺青》《麒麟》等短篇小说确立文坛地位,曾数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受东方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尤其向往与喜爱中国文化,曾于1918年与1926年两次拜访中国,并与郭沫若、田汉等重要中国作家结交。回国后,谷崎感怀于中国风土人情,深深为之着迷,创作了一批相关的游记、小说和随笔作品。譬如在《秦淮夜》中,他就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娓娓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日本游客,一天夜里在一个中国导游的带领下,在南京秦淮河畔品尝地道中餐以及买春的经历。

在中国的诗文中,“秦淮河”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意象。“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这是唐人杜牧的秦淮河。“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这是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不过谷崎来得不是时候,由于驻军兵丁的骚扰,秦淮河的繁华景致已经荡然无存。虽然谷崎品尝到了“醋溜黄鱼”等美食,却无法在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上坐船赏景听曲。

他只能坐着黄包车,进入愈发暗寂的街路,左折右拐地飞跑着,仿佛稍有不慎,两侧的高墙就会向他们夹击而来。在谷崎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日益萧条的秦淮河,就连那些文人骚客念兹在兹的艺伎们,也蜷缩在阴暗的土屋角落里,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不过,在作者的笔下也有精彩处,就是对那些艺伎的刻画。譬

如十八岁的巧儿“浮现在晦涩凝滞的光线中的脸颊圆润丰满,白皙生辉,单薄的鼻翼周围微微透着肉红。尤为美丽的是,比身上的黑缎子还要乌黑光泽的头发;以及诧异般瞪圆的、熠熠闪亮的、似有万般柔情的眸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异国绮谈》包括“德意志间谍”“玄奘三藏”和“秦淮夜”等六篇文章。谷崎在开篇随笔中观照了日本人在面对“西洋”时微妙暧昧的心态,从在想象中对西洋艺术甚至人种盲目崇拜,到在生活中与西洋人实际交往后幻灭冲突,其间张力颇为有趣;在另外的短文中又将视野转向印度,透过古时僧人玄奘的见闻和自己在现代东京与一位印度人的奇遇,将恒河畔这个与东亚文明极不相似、蕴藏各色宗教和幻术的神奇国度尽数展现,情节奇幻,细节却逼真,让人分不清作者所写究竟是现实还是幻想。

在谷崎的文学世界里,美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美是代替一切,满足精神与肉体的全部需要。谷崎作品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美”展开,而他的“美”的形态及其展现的方式与众不同,显示其思想和艺术的独特性。在本书中,谷崎以变幻的东西方为参照物,多方借鉴,在行文中不断重新定位本国文化,为文学创作模式寻找新的灵感土壤,最终为读者呈现出一部高度自觉、独具谷崎风格的唯美小品。对当代的中国读者来说,即便现在就生活在这片国土之上,也再难见谷崎笔下那般民国风情,而作者精巧的情节架构和唯美的工笔描写,更使故事具有高度的可读性和美学价值。

学而

何处无栏杆

□ 赵染斤

古诗词里的“栏杆”,都美得冒泡。诗仙李白“沉香亭北倚阑干”,诗圣杜甫便“相视涕阑干”;在南宋诗人辛弃疾“阑干拍遍”时,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早就发问了:“何处倚阑干?”我想,如果苏东坡生活在当今社会,他一定会换种口气哀叹一声:“何处无阑干?”

“栏杆”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注释为“桥两侧或凉台、看台等边上起拦挡作用的东西”。引申义,即是桥梁和建筑上的安全设施,起着分隔、导向作用,使被分割区域边界明确清晰,很具装饰意义。栏杆的历史非常悠久,古称“阑干”,也称“勾阑”,周代礼器座上就有类似栏杆的构件,汉代的栏杆多为“卧楣式”,六朝又盛行“钩片”勾阑,元明清的“木栏杆”较纤细,而石栏杆却逐渐脱离木制栏杆的形制趋向厚重。现代栏杆的材料和造型更为多样。

小时候在农村,常见的栏杆仅三种,即,老房子里木楼梯边上的“扶手”——木栏杆、村头小河上古石桥边“按”的石栏杆和临村口菜地阻止鸡鸭猪等进入的竹栏杆(或秸秆编制的栏杆)。也倚过木栏杆聊天、趴在石栏杆观鱼、踩过竹栏杆拔笋,可当时并不觉得栏杆有多美,更体会不出诗意。

进城后,看到无处不在的栏杆,且多为坚硬的铁栅栏,才知乡下那些“土”栏杆的弥足珍贵。城市道路分道行驶用铁栏杆指引,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又用铁栏杆隔开,更离奇的是一些路旁的绿化带,也树起了铁栅栏,让芳草鲜花统统成为“笼中花”。汽车站里,每个售票窗口前都用“布栏杆”围住。高铁站,看见车来了,从楼梯上飞奔而下——别急,急也没用,得绕过

铁栅栏。后来买房,住进所谓的“高档小区”,不仅进出有铁栏杆,小区对面就是一所小学、100米处有农贸市场,但这些只能眼巴巴地看,想接送孩子、去买个菜都得拐弯走1公里以上,也许为防止有人走捷径,开发商建房时就围起了2米多高且带尖的铁栏杆。

最别扭的是,家家户户都用铁栏杆把自己圈起来。一楼围是怕小偷进入行窃,二楼怕有人踩着铁栏杆往上爬,三楼说怕小孩子玩掉下去……从底往上,每户的阳台都有围铁栅栏的充足理由。远看阳台,活脱脱的一棵笼子。恐怕再有诗意的人,面对此景,也“拍”或“倚”不出诗文吧。

遍地设栏杆的道理,不外乎“防患于未然”“降低安全风险”“保护公共财产(包括花草)”等等。联想农村老家菜地围竹篱笆主要防鸡鸭猪等进去破坏捣乱,都市一些管理部门动不动就设铁栅栏,难道不是先把所有人设定为不讲公道之人吗?管你怎么想,管你会不会爬栏杆,反正栏杆一围,我踏实了、我尽职了!

想起换锁师傅的一句话,任何锁都一样,只防君子难防小人。锁尚且如此,何况栏杆乎?

诗苑

腊月烟火(外一首)

□ 施崇伟

母亲的厨房里
田野和庄稼被关进门外
触手可得的是井水
搓洗双手
蓝印花围裙生动起来
——红尘烟火明亮
手里的青青蒜苗
开始捕捉人间春色

雪和月光是菜刀的利刃
起承转合
案板上花红柳绿
水 火 草木 鸡鸭鱼肉
在碗筷间谋篇布局
皓腕上玉镯流淌一泓清波

已经流走了
三千繁华万种恩仇
都会随时光流逝
生老 病死 婚姻 儿女
在一间厨房里凝固
乡下人幸福的篮子极小
只要银霜落下来
就一筐甜蜜
霜一样洁净的心
被盐罐的青花悦纳
人间有琴棋书画
诗酒年华
我的母亲把青丝拢到耳畔
风箱呼呼奏乐
灶火徐徐渲染
那面墙的身影就有了
梅 兰 菊的呼吸

天空怀抱喜鹊的新巢
依偎屋檐
古老的烟囱将炊烟送上云霄
弥漫的饭香从腊月袅袅升起
窗花红艳
水雾氤氲的厨房
母亲温婉亲切
目光所至 树篱矮小
小似一枚俏丽的发卡
轻轻地
插在我的发髻

乡下的鸟

路过时 被我惊扰的鸟
扑棱棱飞起
像人一样
喊出藏在泥土深处的乡愁
我认识这些来自乡下的鸟
它们和我一样说着方言
却被安顿在城市谋生

轻度污染
城市的上空灰蒙蒙
这些来自乡下的鸟飞向月亮
“再过一月 我回老家”
我在心里默念
我看见鸟们的交头接耳

是的 赶在春节之前
我将回到乡下
带着我的风尘仆仆
懦弱和卑微
却不能带走这些鸟
它们衣衫单薄眼神迷离
就像城市里扎根的乡亲
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家园

